

深圳过年感怀(组诗词)

碧青

岁杪冬日生活

谷新已酿春醪酒，腊房贷檐挂富余。
狩猎封山追野兽，碧畦刨雪得青蔬。
族人屠宰蒸鸡黍，老少围炉夜读书。
盆鼓频敲除夕日，烟花万户醉心舒。

深圳过年感怀

腊尽青阳望眼穿，倚栏北看独潸然。
熊熊社火无从顾，细细佳音短信传。
彩焰苍穹腾旦暮，缥缈数卷伴窗前。
父慈守岁多指指，未踏乡园又一年。

深圳除夕夜有怀

云峰迢递漫征尘，羁旅南方寄俗身。
捻指故园风雪夜，可怜不见远游人。
遥观北国村庐隐，回看芳邻几户亲。
思忖应抛名与利，父儿守岁到新春。

虞美人·春节在深圳

杜鹃红艳燃南国，山海盈春色。夭桃金橘满园花，户户团圆唯我独斟茶。
鹏程创业身心累，今日须酣醉。伫看沧海碧波间，蹀躞海滩作节日狂欢。

元宵，好一碗酒酿桂花汤圆

■ 杨晓艳

“香泽糯米做汤圆，沸水飘银富贵咸。入口绵甜润爽，阖家欢乐醉天年。”不知不觉，张灯结彩的元宵节又将如约而至，使我的思绪悄然回到了童年。

记得儿时，每到元宵节，母子就开始忙着给我们包汤圆。母亲卷起衣袖，把半碗炒熟的花生粒倒在菜板上，挥动菜刀，小心翼翼剥成细细的颗粒，然后与白糖和干桂花混合，搅拌均匀。接着，母亲把提前磨好的糯米粉倒入一个大盆里，浇上放了猪油和少许盐的温开水，像打太极似地从容地搅和起来。这是一道复杂的工序，水多了，糯米粉不成形；水少了，汤圆没有韧性，口感很差。

母亲的手灵活地揉着粉团，从左往右，从上至下，从里到外，从四面八方柔软而游刃有余地使着劲。不一会儿，母亲把白白胖胖的糯米粉团掐成一个个小圆球，用擀面杖压扁，裹

上诱人的花生白糖桂花馅，又仔细包好，然后在手心里滚动成形，放入朴实的大簸箕里。

母亲点燃松针，扔进深邃的灶膛，再放几根粗粗的木柴，红红的火焰映着她慈祥的脸庞。我们几个眼巴巴地站在灶台旁等着，母亲忍俊不禁，总说我们都是“小馋猫”。过了一会儿，大铁锅里的水沸腾了，冒着泡泡，愉悦地翻滚着，母亲舀来一碗甜甜的酒酿，倒入开水中，用筷子搅散，再把圆溜溜的汤圆一一放入。汤圆最初乖乖地卧在锅底，继而逐渐膨胀，漂浮起来，挨挨挤挤，散发着袅袅绕绕的清香，令人心驰神往。母亲利索地舀出汤圆，分别放进几个碗里，搁在饭桌上。

我们眉开眼笑，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。美味的汤圆洁白晶莹，馅多皮薄、糯而不粘，入口即化。花生、桂花、白糖与酒酿的醇香蜜浆更是一下子流进胃里，热乎乎的，把寒冷一扫而空，带给我融融的暖意，让人回味无穷，这是亲情的味道，更是团圆的味道。

长大后，我远离家乡，多年元宵都没有尝到母亲包的汤圆了，但那种幸福的味道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，留在我的心坎里，从不曾忘记。每年元宵，母亲还会提醒我：“今天是元宵节，别忘了吃汤圆哦！”



冬日童年记忆

■ 何卫东

儿时的冬天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想现在的孩童，就是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那时冬天的样子。儿时的冬天，要比现在寒冷得多，风比现在刮得大，雪也比现在下得大，冬天虽然寒冷，但是给我带来童年的开心和快乐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记得在我的农村老家，冬天早上，房檐上挂着半尺多长的冰凍条，厨房盛水的水缸如果盛满了，第二天早晨就会冻坏，家中储存的白菜、萝卜冻得硬硬的，田野里冻得用镐一刨一个白点，凛冽的北风刺骨，刮在脸上就像针扎一样痛，整个冬天只穿一身棉衣，没有贴身秋衣、衬衣之类，更谈不上穿保暖内衣了，回到低矮漏风的家中，一家几口人只靠一个小

碗口大的煤火取暖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，夜裡睡觉都挤在一个土炕上，刚钻进的被窝冰窖一样凉，蜷缩着身子，长时间不肯伸腿。

白天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跳跃着奔跑着，做游戏，像摔跤、拔河、玩玻璃球、捉迷藏等，常常玩得不亦乐乎忘记了吃饭，不一会儿就跑出一身汗来，每个小伙伴身上脸上弄得脏兮兮的，像个“小花猫”一样，有时躺在草垛上晒太阳，享受着冬日阳光，时间久了棉衣上便附着了一层汗渍和身上污垢的混合物，硬邦邦的，像铁一样冰凉，脚上穿的棉鞋只有一双，而且是手工做的，踩雪花，走稀泥路，经常湿透，晚上放在煤火边烤干，第二天继续穿，每个小伙伴脸上、耳朵上、脸上都是冻得红一块、青一块、紫一块，手

上、脚上冻得裂子有一寸长，一直到过完年冻裂的口子才逐渐消除。

下雪的时候，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，漫天挥洒，银装素裹，大地上积满了半米深的雪，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，极目远眺，田野里碧绿的麦苗，或深或浅的沟壑，都不见了，就连潺潺流淌的小河、弯弯曲曲的小路也不见了，我们就会惊喜得不得了，立即跑出去用树枝在上面随手写上几个字、画几幅画，感觉好惬意。

雪后的天空晴空万里，有太阳的地方是孩子们欢乐的乐园，大家用生着冻疮的小手揉雪团、打雪仗、堆雪人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很是开心，找一个长斜坡就是我们的“滑雪场”，大家站在坡顶排成长长的一列，有站着

滑的、单腿滑的、蹲着滑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滑倒，接着就摔倒一大片，一个接一个从雪地上爬起来，一边拍打身上的雪，一边相互取笑。孩子们今天打了、吵了架，第二天就又跑到一块玩了起来，像昨天没发生啥事一样。

是今天幸福的回忆和不尽的怀念。一进腊月，孩子们就手舞足蹈地扳着手指头盼望着过年，盼着早早穿上一身新衣服、吃上一顿年夜饭、拿到压岁钱、几块水果糖、点放鞭炮……

儿时的冬天就这样飞快地滑了过去，一眨眼便抛下几十年的时光，不知不觉，漫天的飞雪变为满头“飞雪”，儿时的冬天就像一个梦，天真无邪、快乐开心的梦。儿时的冬天是寒冷的，但又充满了童趣。

东湖梅岭赏梅

■ 陈泉辛



每一年，从腊月到正月，正是梅花花事正盛的时刻。梅岭的一坡一岭，都被梅树占据，不断扑入眼帘的花和树，令人应接不暇。这些不同品种的梅花树，虬枝铁杆，遒劲龙蟠，姿态各异。或者大树亭亭，密织着冠冕一样的华盖。或者小树玲珑蟠曲，似盆景中的人工造景的尤物。梅花树干绝大多数都不是很直，也许，对于梅花这种植物而言，造型奇异，才是一种沧桑之美。在园中穿越，一树树地挨个儿观摩，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细节。我不知道这些梅树树龄的大小，只看到树与树之间各自形态各异，精气神相似，但彼此之间，又是一副遗世独立的模样。它们中有的老干屈曲，遒劲无比。有的树干粗如壮夫的手臂，向着四边伸展。有的长得如同国画的梅树，半枯而欹斜作势，有几分逼真又有几分夸张；不过，绝大多数都是枯干虬枝、老干枯干型的，由远及近，看上去都是古色古香的，自然脱俗。小小的梅岭，可谓梅的世界、花的海洋。

梅岭的梅，尽管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，但没有磨山梅园的热闹。这儿的梅像一个虔诚的修道人，虚极静笃，超然物外。它们一株株，一朵朵，尽情地享受着山水之间的清静自在。看上去非常团结，是一坡一岭地连着，各种色调交错，参差不齐。梅盛开的时候，是红火的云朵，是白色的雪片，像玫瑰花一样热烈，

像野樱花一样淡雅，像山茶花一样圣洁自然，它们高贵得让人嫉妒，典雅得让人不忍亵渎，仿佛超凡脱俗的仙姝，透出一股仙风道骨，令人顶礼膜拜，心中就生出无限的欢喜来。

东湖梅岭的梅，以韵胜，以格高。此处梅园，梅花有绿萼、垂枝、龙游、朱砂、洒金、杏梅等众多品种。在众多的梅花中，我对绿萼梅情有独钟。每一年，它在梅岭傲然绽放，独步早春的时候，在虬枝中吐出浅绿色的花蕾，看上去生机勃发，精神抖擞，能够给看花人带来青春逼人的印象。有诗赞曰：“龙游照水沁清香，凝露冰肌傲雪霜。绿萼金枝真绝素，朱砂台阁压群芳。”每一次看花，除了拍摄照片，我的内心总是有一种冲动，我经常把它视作一个超凡脱俗的俏佳人，想藏娇于书房雅斋之中，以净水供养，以供四时观瞻。或许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墨客都和我一样，喜爱梅的素雅高洁。杨万里也罢，陆游也罢，苏东坡也罢，诗人们在自己心中，赋予了梅花最多的一种意象，那就是梅花永远象征着纯洁与美好。宋代诗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，爱梅成痴，植梅养鹤，成就了一段“梅妻鹤子”的佳话。并为此写下了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诗词名句，成为咏梅诗的经典佳作。

在东湖梅岭赏梅，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在月中观赏。因为雪中梅花是重要的雪景，也是绮丽的梅景。我最爱观赏雪中的红梅，雪中的红梅是寒冬腊月中一抹亮色。这种色彩可以令人血脉方刚，在苦寒的人生逆境中迸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从东湖归来之后，我一直期盼老天下雪。心念念，也许是愿力感动了上苍，过了几天，天公作美，我终于等来一场纷纷扬扬的瑞雪。于是，我再次重返梅岭，与红梅近距离对话。在皑皑白雪中赏梅，确是另外一番情趣。白雪中包裹着红梅，看上去晶莹剔透，令人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英雄烈士。我不由得耳畔想起了那一首红色歌曲《红梅赞》。我仿佛看到革命时期，革命烈士不畏敌人打压的大无畏精神。雪里看梅，看出的不仅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意志，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大美。宋李清照在《渔家傲》中写道：“雪里已知春信至，寒梅点缀琼枝腻。”梅花是雪里的芳信，是一个人经过风刀霜剑、百般磨炼之后的涅槃和浴火重生。她接着写道：“造化可能偏有意，故教明月玲珑地。共赏金樽沉绿蚁，莫辞醉，此花不与群花比。”李清照对雪中梅花赞美有加，她认为是上天的造化，才有梅花这种笑傲芳华的花中之魁。

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在梅岭踏雪寻梅觅春信，没有白雪的加持，肯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，好在此时此刻，梅雪争春，佳景纷呈。我的心灵为之触动，也口占古风一首，赞曰：

听涛处揽胜，霜天西方彻。
朔中观寒梅，梅雪两奇绝。
天宫降琼瑶，虬枝色如铁。
绿蕊红包艳，冰清又玉洁。
红萼雪里藏，浑似英雄血。
芳枝发春讯，大地孕春色。
疏疏淡淡处，朔风正凛冽。
开谢皆有序，蕊萼白如雪。
芳馨扑人鼻，骨中暗香彻。
香从苦寒来，恰岭峻岁月。
岁寒之佳友，丹青供人阅。
我独爱雪梅，豪情正激越。
梅岭久伫立，清赏勿忍别。

从东湖梅岭看梅，必须怀着崇高的敬意，行了注目礼，并且彼此倾心交谈。并循着当年伟人的足迹，走走停停，踏雪寻梅。在梅花树中前行，不肯错过每一个细节。小梅岭的方寸之地，处处都能够引起无限的遐思。

花儿

■ 杜国磊

路边有朵野雏菊，
我把它采回了家。
它不哭、不闹，
选择坚强微笑。

也许它知道，
如果不够坚强，
枯萎、凋零便会随之来到。
于是它鼓起勇气，
选择尽情绽放。

或许，对于坚强的人而言，
好比一把锄头，
能够在任何广袤的土地上，
开垦庄稼。

腊月里的乡愁

■ 廖光明

进入腊月，思乡情浓。这些日子，无论大街小巷，到处洋溢着一种节日即将到来的喜庆。每每走在街头，都能看见各种做工精致的大红灯笼，在商场与超市的显眼处，堆满了各式美观别致的新年礼物，提醒着岁月的又一个轮回。

离开家乡，才恍然发现内心深处总被什么深深牵挂着。总有一种声音在唤我在故乡的水域，每一阵桨声都会震碎心灵。那，就是乡愁！乡愁，是家的味道。有时候，乡愁是一碗鸡蛋面；有时候，乡愁是一块花馍馍；有时候，乡愁是那送别的泪眼，还有那深情的牵挂……

乡愁，是故土的味道。是孩童时牵牛吃草的一脉青山，是夏日中供我们嬉闹的一方溪水，是夕阳里那绕梁的炊烟……

而那些岁月是有味道的。是怎样的味道，一时又说不清楚。有时在一棵棵青草里，有时在一块块泥土下，有时在一粥一菜里，有时在一句句话语之间……当你忽然闻到这种味道时，你便不能自己。因了这些味道的初衷，你似乎找到了“回家”的路。

除了乡愁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让人荡气回肠，魂牵梦萦。而乡愁，不仅仅是漂泊在外的游子的独特情结。它也是人类基因中对流失的时光和失落的亲情的诉求与眷恋。它是刻在骨头上的痛，溶在血液里的爱；是独自站在窗前遥望故乡时那一抹望不到边的眼神。

无论身在何地、身处何方，故乡才是原乡。无论吃过多少美味，无论喝过多少琼浆，故乡味才是美味。入夜，点一盏灯，食一盘菜羹，朦朦胧胧中，那袅袅香气仿佛变成了夕阳下的炊烟，或向南或向北，总有一缕会飘荡到那让人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炊烟半缕也关情啊。时光的轮盘转动，有的剧情已落幕，有的情节待推出，有的人已然辞世，但他仍鲜活在记忆里。就像那绕在我生命中的乡愁，它种在血脉里，像一粒千年古莲的种子，不管经过多少时光的风化和岁月的尘封，依旧会生根发芽、长叶开花。

都说中国人家乡观念很重，多数人内心都有乡愁的一席之地。是的，乡愁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愫，有着淡淡的伤感、莫名的温暖、坐卧不安的激动和相思。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都有不同的家。而你曾经最留恋、最怀念、最回忆、最温暖的那个最初的家，也许就是那个朴实的农家小院，那些土石院墙，那些青青绿绿的瓜果蔬菜，还有墙头上、院杖上爬满的牵牛花，以及水沟坝埂上蓬茂葳蕤的青草……它们弥漫着浓浓的的味道，那是亲情的味道！是家的味道！是乡愁的味道！

早年读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只是觉得诗很美，意象精致、深邃，情真意切。实则里面蕴藏了多少无奈与怅然啊！从一枚小小的邮票，到一张窄窄船票，直到一家矮矮的坟墓……

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包围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只要静下来，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便会因了那些岁月，而欢乐或者悲伤。

乡愁在平时一点一滴凝聚，从春夏到秋冬，腊月来临以后，每个人都中了乡愁的毒，而唯一的解药就是回家过年。腊月的乡愁是看望父母亲近家乡的温情，怀揣乡愁的人都成了小儿女，多愁善感又温顺和善。腊月的家乡是唯一的加油站，只有接上家乡的地气，才能从容地透过一口气，才能有再次前行的力量。

